

微企业，它们高度依赖集市、批发点和非正式贸易网络，而义乌模式恰好为其量身定制：允许小批量、多频次进货，支持混拼货柜、付款方式灵活，是建立在长期信任关系上的“熟人贸易”。

在张晓通看来，义乌已经成为欧亚地缘经济节点。2025年前5个月，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达到了28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4%，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产品，但还有一部分是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其中一个重要源头就是义乌。“中亚在地缘政治上越来越重要，义乌在地缘经济上就越来越值钱。”

中亚国家普遍强调多向外交。在这种背景下，由义乌这样的市场驱动的小商品贸易，则构成了软联通和日常联通。这类以义乌为代表的轻量级经济力量政治敏感度低、民生关联度高，一旦商人网络、物流体系和消费习惯形成，要完全退出现有格局成本很高。因此，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义乌帮助中亚国家在大国博弈当中获得了一部分实际的经济选择空间。

“全球化2.0”中的新型节点

义乌现在是“全球化2.0”

中的新型节点。凭借7.5万个商位、每年数千亿元人民币的进出口总额、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小商品网络，义乌扎实地将中亚纳入自己的“经济地理空间”之中。

“义乌在中亚的作用一方面是微观的，体现在一个塑料盆、一双袜子、一台小电风扇上，但是义乌的重要作用也是宏观的，体现在贸易统计、班列线路和区域互联互通的格局当中。所以说在地缘经济时代，一个县级市正通过市场力量、商人网络和物流通道悄然参与到了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之中。”

张晓通总结道。

义乌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被誉为新丝绸之路的起点——从义乌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至西班牙马德里的义新欧班列全长13052公里，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等国家，全程运行时间约21天，属于“一带一路”战略重点项目，是目前唯一全民营机制运营的中欧班列，被誉为北半球“金丝带”。

而义甬舟开放大通道以宁波舟山港、义乌国际陆港为双核枢纽，依托甬金高速、金甬舟铁路等交通干线，构建江海河、铁公空六位一体的多式联运综合枢纽，由此链接海上丝绸之路。今年6月27日，宁波

舟山港又添新线路——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一期正式运营。来自义乌苏溪镇的商品只要进了苏溪站，就能直接驶向舟山港，销往全世界。

复旦大学义乌研究院“一带一路”平台高级工程师武静在分论坛上表示，义乌是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城市之一，由此提升了义乌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20年9月扩展到义乌，让义乌迈入自贸时代。1个月后，中国小商品城网（Chinagoods）正式运营，义乌市场经营户与全球客商做起了云生意。

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高级讲师徐应红透露，自从Chinagoods对接AI后，只要描述一下心中想要的商品，几秒钟就可以出来几十种产品款式，也不需要马上生产，挂到网上有了订单，三天之内就可以生产出来，还可以利用数字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

值得一提的是，义乌还到迪拜杰贝阿里自贸区开设了首个海外分市场，由此拓展中东、非洲和欧洲市场。义乌系海外仓现在超过210个，分布六大洲54个国家，覆盖42个“一带一路”国家。

义乌这些年的发展，也成了“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最生动注脚。**民**